LIBRARY
JUL 6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71
Z6L48
V.3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lunmengjingyi03liri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三上

公冶長第五

謝曰此一篇大槩多語當時之善士及尚論古之人然爲君子者當求諸已而已何汲汲於斯乎蓋知不足以知人言不足以命物則在我者可知矣是故識此者爲識道語此者爲語道則於師弟子之閒其可以巳乎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

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或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而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伊川曰此亦是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材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妻之已之女美必擇其材者妻之理自如此何更避嫌也若孔

子事或是年相若或時前後皆不可知也
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
且不爲況聖人乎
橫渠曰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縱或不
幸不免困辱必非其罪雖不若南容之慎
知其不爲非義也
范曰公冶長縶於縲絏時人或疑之孔子
欲妻以子故辨其非罪聖人之言無所苟
也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自外至者我何與

焉若非罪而得縲絏以爲辱則是有罪而
得軒冕者亦可以爲榮矣
謝曰以智帥人之謂夫公冶長南容智矣
聖人非私其子以爲可托也特以其人之
行可以行道於家人矣然則公冶長在縲
絏之中而可謂之智乎非其罪而陷於刑
戮雖聖人有所不免至於不爲桎梏而死
可以知長之賢矣南容其言足以與所以
不廢其默足以容故免於刑戮與知不如

葵者異矣

楊曰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室家皆可妻也公冶長之賢宜既於南容矣而以其子妻之南容以其兄之子妻之蓋或以其齒或以其時先後適當其可而已世儒謂有處人處巳之異非知聖人者也夫兄弟之子猶子也處之有異焉君子不爲也況於聖人乎　又曰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

王元澤曰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巳耶記此者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爲子擇配不求其他故可法也

尹曰雖縲絏而非其罪邦無道免於刑戮

皆能不陷於不義非愼行者不能也聖人
至公而已於事各有所當視其子及兄之
子何所容心哉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
伊川解曰斯助語詩云恩斯勤斯
范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十室且不無人況於魯國乎夫子賢子賤
而知一國之有人使魯無君子則子賤何

所取而學之然則曾非無君子也蓋有之而不用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世豈嘗無人乎亂則隱否則消也

謝曰語君子之名雖不一然論其大體皆具體而小成者也當世衰道微之時區區小國乃有此人豈非見聞熏陶漸漬之使然也又豈天之降才獨多於此地耶故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以言其多助也當

是時使天下皆如魯雖王者不作文武之道其墜乎此夫子之力也使其得邦家者其作人才當如何哉

楊曰君子取諸人以爲善魯多君子故子賤有取而成德也

侯曰子賤之爲君子也魯人未嘗知之故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尹曰因子賤之賢知魯國之多君子若魯無君子則子賤何所取法能若是耶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伊川解曰器者尚飾之物子貢文勝故云器也復問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貴器飾之盛者字皆從玉見其飾之美　又語錄曰子貢問賜也何如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答之者瑚璉可施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也

又曰子貢之器如宗廟之中可觀之貴器

故曰瑚璉也

范曰子貢自賢其才不能知巳之所至故問曰賜也何如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通乎變者也子貢小之又問瑚璉則貴矣未若君子之不器也

謝曰器者成材之謂學者充實時也使其能輝光何害其爲不器何害其爲形而上者子貢聖門之達者於道體無不窺見設未能從容而安之亦可不謂之小成乎孔

子以器許之猶後世以通達事體者謂之
國器未可執方論也
楊曰子謂子賤君子哉故子貢問賜也何
如曰女器也則與君子之不器異矣蓋抑
其方人也然瑚璉者宗廟之器也其器足
爲宗廟之用則進乎君子不遠矣聖人抑
揚其詞如此所以長善而救其失也
尹曰器有用者也瑚璉宗廟之器子貢雖
未至於不器然其器之貴者與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伊川解曰佞辯才也人有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言焉用佞　又語錄曰苟仁矣則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佞何害哉若不知其仁焉用佞也

范曰佞口才也時人以爲賢故謂雍也仁而不佞夫子亦惟好仁而惡佞佞者不必能行也仁者不必能言也故佞則不仁仁

則不佞多言而尚口者取憎之道也

呂曰口給無其實而取足於口也仁而不佞則可不仁而佞不若仁而不佞

謝曰夫子嘗謂仲弓可使南面想見其爲人宜簡重矣簡重則多默故或人以爲仁而不佞疑其不足也然不知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焉用佞

楊曰不有祝鮀之佞難免於世則世方以佞爲悅矣故或人以雍也仁而不佞爲問

然佞足以悅流俗而已君子而求諸非道則爲佞者乃所以取憎也

尹曰佞口才也雍也仁矣或疑其不佞故問焉子謂既仁矣惡所用佞因言佞者禦人以口給屢爲人所憎仁者安所用之乎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明道曰即目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　又曰子說者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說　又曰未能自信不可以治

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　又曰只是這箇理巳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巳明故也

伊川解曰子使漆雕開仕使求祿也對以巳學且未能信信謂自得故夫子說其篤志　又語錄曰或問漆雕開未可仕而孔子使之仕何也以其言觀之其仕有餘矣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有實也如子路志爲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冉有志

欲爲邦孔子止曰可使爲宰由求之徒豈
止如此孔子如此言之便是優爲之也
范曰漆雕開學可以仕故夫子使之仕而
開自以道未能信則其於學也有進而無
止於仕也有難而無易求諸内而不願乎
其外此夫子所以説之也
謝曰漆雕開之學他無可考然聖人許其
可以仕必其材之巳成者也材或出於天
賫聖人不敢以未信疑也至於心術之微

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之所不能知而漆雕開其自知之矣其曰此之未信其用心豈博而無統乎其材可以仕其器不安於小成則他日所就雖聖人其可量乎不得不悅也

楊曰漆雕開未能信而不自欺蓋進乎信矣亦可以仕也故孔子使之仕然彼方自謂未能則其充之必有未至者學之爲已如是其孰能禦之子之所以說也

尹曰以巳學且未能信奚可以仕夫子說
其篤志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
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伊川解曰浮海居夷譏天下無賢君也子
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巳子路以爲實欲
浮海也故喜夫子與巳夫子喜其勇而謂
其不能度量事理取材裁度也材裁通用
、又語錄曰材與裁同言由但好勇過孔

子而不能裁度適於義也　又曰孔子欲乘桴浮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君道不行故言及此爾子路不知便謂聖人行矣故曰無所取裁言其不能斟酌也

范曰道無乎不在無往而不可也故曰雖蠻貊之邦行矣又曰欲居九夷然而孔子未必行未必居焉有可行可居之理則必明之公山弗擾佛肸之名欲往而卒不往者明其可往而已仲由好勇故可以受此

言他人則不能不惑無勇必多疑故也由

知夫子之可從知海之可往而不知不必

往焉此知進而不知退能勇而不能怯也

故勇則誠過於夫子而無所取材材之言

裁也無所取裁故不能折中此所以受教

而不去也

呂曰浮海居夷歎道不行而有是言然卒

不行者不忍絕中國也道不行而去子路

之所知不忍絕中國子路之所不知孔子

以子路勇於進退故許同其行然子路往而不返不及知變故不許其喜無所取材者不適用也

謝曰子路在聖門最爲可與共患難者故孔子稱之謂我若爲憤世過中之行若人猶將從我而行也然聖人豈終乘桴浮於海者子路不知其意直以爲然此其好勇寧不過也

楊曰乘桴浮於海非果者不能從子路聞

之喜與幸爾而對一也故退之夫聖人之
勇不可過過則無所取裁矣
尹曰浮海居夷譏天下無賢君以行其道
子路勇於從命無所裁度也臣聞師程頤
曰古者材與裁通用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
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

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范曰三子學於孔子而其材止於如此是習衰世仕於諸侯大夫之事而不能有以自樂者也故不知其仁夫仁唯克巳復禮無欲者能之苟有願乎其外則不足以爲仁故非三子所及

謝曰仁之爲道自其一體論之三子不容無也由全體觀之三子不能當也夫子既

稱其材而又曰不知其仁非以三子爲不仁特於此未可以觀仁也使孟武伯能如子貢問管仲伯諸侯之事則於仁不仁可易以斷矣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可使治賦與爲宰與束帶立於朝與賓客言非仁者不能也然而不以仁許之者聖人之語道非若諸子之漫無統約也

楊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此君子小人之分也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

仁者也由求赤之賢雖曰未仁未害爲君子故對孟武伯之問曰不知而已不正言其不仁也正言其不仁是則小人而已矣然觀三子自言其志其力分亦止於是故夫子所以處之者如此

侯曰武伯問三子之仁而孔子答以治賦與爲宰固非仁者不能然而束帶立於朝與賓客言若能觀其進退周旋則其仁亦可知矣而夫子言不知其仁者以孟武伯

問子路仁乎若夫子答以仁則不唯使武
伯不識仁又以子路盡仁而仁止於是也
使武伯知仁者通上下而言則知三子之
仁而可以知爲仁之方也已
尹曰三子之才則可知也必也盡仁之道
斯可謂之仁是以對曰不知其仁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
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
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伊川解曰子貢喜方人故問其與回孰愈子貢既能自謂何敢望回故云吾與女弗如也所以勉其進也　又語錄曰子貢常方人故孔子荅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所以抑其方人也　又曰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女弗如也使子貢喻其言知其勉已不喻亦可使慕之皆有教也　或問吾與女弗如也與吾與點也之與如何曰與字則一用處不同

孔子以爲吾與女弗如也勉進學者之言使子貢喻聖人之言則知勉進已也不喻其言則以爲雖聖人尚不可及不能勉進則謬矣　又曰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　又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范曰夫子之教人亦多術矣使子貢知已之不如顏子是亦教誨之也夫顏子聞一以知十子貢之知足以知之而仁不能及

也顏子之於道也進而不已學而唯恐不及是以幾於聖人自子貢以下則晝焉故其才有限也

呂曰知類通達至極其數者顏子也凡物有對舉其偏而知其對者子貢也

謝曰聞一以知十知明而好篤者能之此顏子之才也非語其造道成德之謂在夫子之門惟賜於此爲近然如柴之愚參之魯蓋不害於入德如賜之達未爲優於入

德回雖聞一知十而亦未肯以此自多於
其閒也然則聖人之於此以謂不如回何
疑之有若以此較有餘不足則誤矣
一楊曰回賜之賢孰愈孔子宜知之審矣反
一以問子貢蓋子貢之達其徒鮮儷而好方
人故以顏子爲問蓋將以抑之使望洋向
若而知自勵也至其自謂不敢望回則曰
吾與女弗如也以悅之皆聖人抑揚其詞
而磨切之也

尹曰臣聞師程頤曰子貢喜方人故問其與回也孰愈既曰何敢望回而云吾與女弗如者豈聖人眞所不及哉所以勉子貢進學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伊川解曰人既眈惑難以語學矣因責其

不踐平日之言　又語錄曰宰予晝寢孔
子以其質惡因是而言又史記載宰予被
殺孔子羞之常疑田常不敗何緣被殺若
爲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
觀左氏乃闞止爲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
誤如此　又曰彊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
難彊宰我是也
范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孳孳斃而後已惟
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

子深責之朽木糞牆言其質不美不足以有成也宰予以言見取於聖人自其晝寢而夫子始不信其言以其華而無實不足以有行也雖聖人不以一人而待天下以不勤蓋因宰我以誨人也

謝曰剛爲近仁養心莫善於寡欲予也聖門之高弟則聰明過人者語其淫溺蓋以志昏而氣喪尚可與入道乎與成湯不邇聲色異矣聖人始信之終疑之蓋聖人之

道雖得於生知至材全而知益明猶有待
於更事之多也而況於學者
楊曰朽木糞牆謂無質也學者非自彊不
息不足與語道故責宰予以是然謂於予
與何誅者豈以予爲眞不足誅邪是亦不
屑之教誨也於予與何誅是乃深誅之也
又曰有言不必有德則聽言而信行容
有未盡者然必待於予而後改是蓋聖人
於人之情僞有因是而後見者豈特是而

已哉其應之也能不憚改而已

尹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孟子亦曰善言德行於其對哀公問社及問三年之喪復於此皆深責之蓋能言而行不逮者矣

傳曰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故以朽木糞牆譬其質惡難以語學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伊川解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也　又語錄曰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反故目欲色耳欲聲以至鼻之於香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佚皆然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者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慾（一本此下云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又曰凡人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

范曰剛者天德惟無慾乃能之神龍惟有

慾是以人得求其欲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故天下萬物不能易也無欲則能無心無心則能至公至公然後剛孟子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亦以慾之害氣也

謝曰剛與慾正相反也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不屈於名勢則屈於貨色不屈於威武則屈

於物我要之有意則有慾有慾則不剛宜
乎夫子之未見也棖也其所慾不可知其
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以剛疑之
然不知茲所以爲慾乎
楊曰有慾必有徇於物焉得剛
尹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
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

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或能勉之仁則非子貢所及　又語錄曰中庸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又曰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己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代善無施勞者能之故非子貢所及　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

於仁矣故曰非爾所及然未至於仁也以其有欲字耳

范曰君子脩其在己者其在人者不能必也己欲無加於人易使人無加於己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無加於人者矣而欲人之無加於我雖聖人不能也顔子之行犯而不校則已矣豈能使人無犯乎故非子貢所及也

謝曰孔氏注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

已也

楊曰惟仁者能之非子貢所及也

尹曰無加諸人在己欲人不加諸我在人在己可必也在人不可必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明道曰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子貢之才從

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
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
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
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伊川解曰此子貢聞夫子至論而歎美之
言也　又語錄曰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
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又曰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要在默而識之也　又曰性
與天道子貢初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

歎辭非謂孔子不言其意又淵奧如此人豈能易到　又曰唯子貢親達是理故能爲此歎美之辭言衆人不得聞

橫渠曰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固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已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

范曰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文章者德之見乎外者也子貢之智足以知聖人

故其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於門人各
因其材之大小高下而敎之性與天道則
未嘗以語子貢自子貢以上則庶乎可得
而聞也然知其不可得聞是其智足以及
之而仁未足以與此也
呂曰吾無隱乎爾與人爲善也學不躐等
非隱也未可也竭兩端於鄙夫非躐等也
言近而指遠也以微罪去非隱情也衆人
自有所不識性與天道非不言也弟子亦

自有所不聞

謝曰夫子之文章異乎人之所謂文章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異乎人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之聽言異乎人之聽言也他人聞夫子之文章止於文章而已子貢聞夫子之文章於其間知所謂性與天道性與天道夫子雖欲言之又安得而言之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使子貢智不足以知之則安能語此則夫子可不謂善言乎子

貢可不謂善聽乎後世諸子言性與天道
多矣其言紛紛使人彌不識者亦異乎夫
子之言矣後世學者觀書於道何之外毫
髮無所得也亦異乎子貢之聞矣
游曰孟子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至
聖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論性之妙而與於天道雖聖人有所不能
知焉況子貢乎聞即是知不得而聞者可
以與知之謂也不可得而聞者亦有所不

能知之謂也

楊曰夫子之文章與言性與天道無二致焉學者非默而識之則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又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哉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自

異耳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尹曰子貢於此始有所得知性與天道非
如文章可得而易聞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伊川解曰子路果於行者故有聞而未能
行唯恐復有所聞也　又語錄曰人之所
可畏者便做要在燭理子路有聞未之能
行唯恐有聞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范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

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謝曰未能行而恐有聞蓋以聞爲餘事矣
夫勇於有行豈必以遷善改過爲美歟
蓋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知也蓋雖力行然
後可以知道譬如目之於色必待見而後
知口之於味必待食而後知未之能行而
曰吾知之矣此聞也非知也
楊曰尊其所聞恥躬之不逮也非勇於爲
善其孰能之

尹曰子路勇於行者故有聞而未能行唯
恐復有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
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范曰敏則有功而能好學則有進而無已
不恥下問者取於人以爲善也雖舜亦由
此以爲大夫所謂文也者必内有其質外
有其行而後可以名之也
呂曰物相雜故曰文凡事之交錯不守一

偏乃所以成文敏者多不好學居上者多恥下問今孔文子不守一偏而交錯乃謂之文

謝曰謚法固非一端知孔文子之得名豈非勤學好問者乎故與經天緯地之文異矣

楊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故亦可謂之文與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異矣

侯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矣

尹曰勤學好問爲文

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巳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横渠曰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僭之病歟

范曰夫子稱人之美取其可以爲後世法也恭則不侮敬所以陳善閉邪也惠則足以使人而又使之以義民其有不從者乎

子産有此四者合於君子之道爲政則未

也

謝曰子產古之成人也其端已接物故有本末行已恭事上敬養民惠使民義難以一事語之要之至理當如此以文王之至聖不過於不敢侮鰥寡有事君之小心惠鮮鰥寡不替義德有是四者蓋可以爲君子矣

楊曰以惠養民而使之以義雖不知爲政不害其爲君子之道也

尹曰四者人有一焉得以爲君子子產兼之故曰有君子之道四焉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伊川解曰人之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與人交

范曰久而能敬所以有常而不厭也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君臣之相與亦當如是有諂有瀆則非敬也若平仲足以爲法矣

謝曰晏平仲當周衰時亦可謂賢大夫其

善固多矣聖人於此特論其與人交一節
而已所謂久而敬之必德盛而有常者能
之蓋非有意於久交也而德盛有常者自
不狎侮矣

楊曰交之道久而益親則褻習而敬弛焉
人之常情也故以久而敬之為善

尹曰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伊川解曰世謂臧文仲知僭上失禮安得

爲知　又語錄曰蔡與釆同大夫有釆地
而爲山節藻梲之事不知也山節藻梲諸
侯之事也
橫渠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
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范曰子曰智者不惑以其明於是非而取
舍無疑也蔡非其所居山節藻梲非其所
宜胡爲不明於是而處於非不可以言知
矣夫僭禮者非不知修之爲惡儉之爲美

也不能以義制欲而犯義以從欲焉故私
心勝而明有所蔽也
謝曰臧文仲當時必以智稱然不知爲僭
上害禮之事於我何益焉蓋夫子開當時
之惑以爲智者不如是也
楊曰以山節藻梲居蔡是猶以巳養養鳥
也焉得知
尹曰罪莫大於僭智者爲之乎左傳稱仲
尼謂臧文仲不智者三有曰作虛器是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伊川解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其然豈其然乎人不能見

其邑則可矣謂其無喜慍則非也苟無喜慍何以知其未仁也夫子獨稱其舊政告新爲忠斯可見矣　或問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使聖人爲之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也　或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范曰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皆未足

爲仁仁者必有及於天下非自足於一己
而已也若比干之忠伯夷之清乃可謂之
仁矣
呂曰子文至於三仕三已不知進退之義
者也陳文子至於崔子弑齊君而後去是
不知去就之義者也不知進退去就之義
不免於有懷行至於有懷雖曰清忠而仁
不足道也
謝曰文武之澤入人也深養人也久故小

論語精義

子有造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其遺風未熄之時蓋有不待學問而入德者矣況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一時之善士也三仕無喜色三已無慍色舊政告新令尹與棄馬十乘違而之他邦其立心高矣故子張以仁疑之然容有質厚者亦能之是以夫子於仁不仁未可斷也其曰未知焉得仁非以二子爲不仁特恐子張識清忠而不識仁也使子張知清忠之非仁其於知仁也何

有

楊曰三仕三已而無喜慍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是事君人不爲容悅而私於已者也故可以爲忠矣不立於惡人之朝棄十乘而違之可以爲淸矣忠淸疑若可以爲仁故子張以是爲問然仁若比干伯夷可也降是寧足與此乎蓋仁不可以迹論之故也

侯曰子張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仁矣乎孔

子對以淸與忠而曰未知焉得仁蓋仁者理之得也得於義得於禮得於智者也其色有歉於心則不可謂之仁矣以全體言之唯踐形者可以謂之仁其餘或以一事而名仁者亦有之或言仁之功或言近乎仁或爲仁之方或爲仁之術皆非所謂盡仁者也令尹子文相其僭號之君而不知正其名陳文子有馬十乘亦齊之富大夫也崔子弑齊君而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

伯而討其賊令尹徒以區區之忠而告其新文子以子子之義而避其地是皆不知爲臣爲仁之道也雖使聖人爲之只可謂之清與忠而已故夫子皆曰未知焉得仁謂未知仁道也無喜慍之色與棄馬而逃皆未事也何足爲仁之道哉

尹曰觀二子之事謂之忠清則可矣仁則未知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伊川解曰使晉時也其再慮當矣至於求遭喪之禮則過矣　又語錄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至於再則已審三則惑矣　又曰再則定三則私意起矣

范曰思所以求通也多則惑故再思可矣不必於至三中庸曰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聖人有不思而得者有深思而得之者不執一也若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則不止於三也季文子事事必三思而後行故孔子以爲過矣

謝曰天下之事有是非利害君子不能無擇也是以再思以爲可也徐思之有未可焉則止以爲不可也徐思之有可爲則行此之謂再思再思之外猶有思焉恐不免於妄也必無中倫之理有人聞季文子之風能不悅乎夫子所以解其惑而曰再斯可矣

楊曰事有可不可兩者而已故思止於再
可也三則惑矣

尹曰思至於再可也至於三則惑若文子
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思之過者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
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伊川曰邦無道則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
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范曰治則見亂則隱出處之迹也知與愚

本於其心而有道則明之無道則晦之道
隱乎心而迹著乎外以見於亂邦之害此
所以爲不可及也
呂曰以聖人之行爲不可及則過於知過
也
謝曰邦有道則知知也邦無道則愚大知
也邦無道而不愚以隕身失族者不絕於
春秋之時優游卒歲惟叔向而已至於此
然後知武子之愚不可及也原其初心豈

欲先公後私歟蓋才有所長知有所短也
如武子者莊子所謂才全而德不形者乎
觀其無道而愚則有道而知亦不得已矣
楊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者言
不可及則過中道矣
尹曰邦無道而愚蓋人之難能者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
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伊川解曰夫子之刪詩書使羣弟子編緝

之也　又語錄曰此此言弟子狂簡志大而行不掩故斐然能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是時孔子將反魯之時也仲尼刪詩書作春秋定禮樂巳前簡策甚多如詩書皆千餘篇豈是仲尼一人獨力能爲之蓋當時皆付諸弟子編集然後刪定故仲尼周流四方諸弟子編集巳成章但未知所以裁擇故仲尼在陳思歸魯而裁正成書也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范曰狂者進取簡則未能居敬也若琴張曾皙牧皮者是狂而已不知所以裁之則不得其中傳之於書或誤天下後世此夫子所以欲歸也

呂曰狂簡當爲狂狷狂者進取進取則過狷者有所不爲不爲則不及自非聖人立言舉不能悉合乎中雖未合乎中固已雜然成章矣成章則達矣其中者尚矣其不中者尚在裁以就中爾道之不行也既不

得中行而取狂狷又不得其行而卒歸乎
立言則聖人之不遇可知矣
謝曰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
乎則其傳於門人非夫子初心也當是時
雖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所樂不存焉而
況狂狷乎及其鳳鳥不至知其卒不用也
不復夢見周公也將以其道傳之門人豈
不曰吾舍此其如來世何此欲反魯時心
也當是時雖不得中行猶欲成就之而況

英才乎此孟子所謂狂者又不可得又思其次也

楊曰道不行則私淑諸人而已

尹曰孔子在陳不得中道而與之故思其次也狂簡小子於詩書禮樂能成文章而不能裁者也是以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伊川解曰伯夷叔齊之節至高峻也然其

居之以寬故怨希不然則不可以處世矣
又語錄曰伯夷之淸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卻爲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　又曰不念舊惡此淸者之量　或問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之乎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孟子曰伯夷隘只此便見隘處君臣尊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常禮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

食他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辭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說得伯夷心也

或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如何曰觀其清處其冠不正便望望去之則可謂隘矣疑若有惡矣然卻能不念舊惡故孔子特發明其情武王伐紂伯夷叔齊知君臣之

分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石曼卿有詩
言伯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遜
墟亦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
范曰伯夷叔齊之美多矣夫子稱此者爲
其樂天順理可以爲法也夫與人有惡而
不忘則志未平也平之在巳巳不念則人
亦不怨矣是以怨之者希也
呂曰夷齊聖之清者清則能遠乎怨不念
舊惡乃遠怨之義

謝曰君子於所親當怨也然猶不宿怨焉而況於疏者乎越人關弓而射我則談笑而道之其待我以橫逆曰此亦妄人也已矣蓋於攻人之惡有所不暇而況於念舊惡乎能不念舊惡則怨何自而生

楊曰公天下之善惡而不爲私焉則好惡不在我矣何念舊惡之有若夷齊蓋亦所過者化也

尹曰伯夷叔齊之節可謂高峻觀其清而

至於衣冠不正則望望然去之不亦隘矣

宜若無所容者惟不念舊惡其中宏裕怨

是用希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伊川解曰君子敬以直內所枉雖小而害

則大

范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

微生以直聞而夫子因乞醯知其不直夫

害其所以養心者豈在大哉聖人於人觀其取于一介而千駟之馬萬鍾之祿從可知也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慎也

謝曰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不害其與人交也若以周濟急難亦何害其爲直然在當時之事其設心恐不如是也答問之間親見其事故語止於如此而意已傳矣今未可以乞醯認爲不直也

楊曰循理而行無矯揉之私則直矣

尹曰君子敬以直內若微生高其枉雖小害直爲大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伊川解曰足恭過恭也左丘明古之聞人

范曰巧言令色足恭者外爲諂也匿怨而友其人者內爲詐也言已與丘明同所以顯丘明而率其不能者也夫惟外不爲諂

內不爲詐則不愧於天不怍於人矣

呂曰二恥者誠心之所不至世不以爲恥惟左丘明者與聖人同心此孔子所以取之巧言令色足恭謂外事於言色貌者也

謝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推其類其可恥有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則其所養可知矣知恥在夫子何足言欲使學者知立心以直而已

楊曰恥是四者於孔子爲不足道而曰丘

亦耻之者葢示人以行使學者知是四者之不可爲又以進丘明之善也

尹曰足恭過恭也巧言令色外諂者也匿怨而友其人内詐者也左丘明古之聞人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伊川解曰顏淵季路與夫子之言志夫子

安仁也顏淵不違仁也季路求仁也　又
語錄曰凡看論語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
識得聖賢氣象如夫子曰盍各言爾志子
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
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
得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見聖賢
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
氣象　又曰願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

則仁矣顏子之志亦可謂大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言出於有心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　又曰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是天理上事　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乃天地之道也一作老者則安之朋友則與他信少者則當懷之乃天道也　又曰子路顏淵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天地　或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如何曰此數句最好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是天地氣象　又曰聖人即天地

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何嘗著心揀擇善惡一切涵養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曰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者也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尚未免於有爲蓋滯迹於此不得不爾也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事顏子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之事

横渠曰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道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分內外而成其仁

范曰子路所願志末也顏子則幾矣無伐善無施勞仁者之事也雖欲無之而有我存焉若夫子之言則天地之功也老者當安之朋友當信之少者當懷之如萬物各

正其性命吾豈有心於其間哉堯舜之治

天下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程子曰

羈靮以御馬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生

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乎馬聖人之教亦

若是而已

呂曰子路喜功與人共利顏子爲已不倍

於人孔子體天不言而信

謝曰門弟子所存夫子蓋得於眉睫之間

不待問而可知今於由與回而問之非問

之也蓋教之也欲省其切問近思者如何
又從而振德之也志可以爲善亦不害其
未化故在學者則爲切論至道則爲病由
與回中人以上者也夫子姑使之篤志乎
不可也使之損志乎不可也其曰盍各言
爾志則二人者於此可以省發矣又安知
兩人者不由是大有以啓廸其心與願車
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篤志
者也願無伐善無施勞篤志不足以言之

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非志也聊以答季路之問而已使季路聞此言也則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之語能無自小乎使顏子聞此言也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語能無樂其庶幾乎

又曰子路願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亦是要做好事底心顏子早是參彼巳孔子便不然老者合當養的便安之少者不能立者便懷之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自然合做的道理便是天之所爲更不作用

游曰孔子之道脩於家行於鄉施於國達於天下亦不過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已蓋使天下之爲子者皆致其孝然後老者莫不安之矣使天下之爲父者皆致其慈然後少者莫不懷之矣使天下之爲朋友者皆先施之然後朋友莫不信之矣此所以爲孔子之志其辭雖若自

抑而非盛德之善治於人心者亦不足以與此

楊曰季路之志推之及於朋友而已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則裕乎此矣皆志於仁者之事也善推其所爲而已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則仁矣無事乎推也

尹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季路求仁臣聞師程頤曰欲見聖賢氣象當於此致意

焉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伊川解曰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矣然知過非難也能自訟之爲難自訟不置能無改乎

范曰見其過而內自訟則庶乎可以寡過矣非好學者不能也故曰已矣乎恐終不得見之所以警夫不能補過者也

謝曰推惡惡之心以自攻其惡則過不可勝改也其惟能推好已之心好人者能之乎

楊曰小人之過必文則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鮮矣已矣乎者蓋甚言其未見也

尹曰知過非難自訟爲難苟自訟不置能無改乎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伊川解曰忠信質也語生質則不異於人人不若己之好學耳所以勉人學也

范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不誣人也不如丘之好學者不自誣也忠信則己與人同所以與人異者唯好學也聖人必學先王之道然後能成故稱己以勉人苟能好學則亦己而已矣是以自名好學而不爲矜也

呂曰所貴乎士學而已矣學之功可使愚

者明柔者剛苟不志於學雖聖人之質不
免爲鄉人而已自盡不欺苟質厚者皆能
之故十室之邑必有
謝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夏葛而冬裘渴
飲而饑食皆所謂忠信也其敢厚誣十室
乎然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欲誠其身者
其惟好學乎
楊曰人之於聖人非天之降材爾殊也未
有無其質也雖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不如聖人好學以成之耳蓋夫子不以聖賢自居而勉人以學若此類皆以身教之也

尹曰忠信質也人誰無質乎於學則不如巳之好焉所以勉人云爾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三下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伊川解曰仲弓才德可使爲政也

范曰仲弓可以爲諸侯故夫子與之言皆治國之事論語可見矣

謝曰簡以臨之莊以涖之爲人上之道也仁而不佞其才宜如此故曰可使南面

楊曰仁足以長人然後能治其國家雍也

仁矣故可使南面

尹曰南面謂可以爲政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伊川解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則爲疏略仲弓可謂知旨者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又語錄曰居敬而行簡者居敬則自然

簡居簡而行簡者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卻一簡也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　又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來喚做敬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卻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簡字

范曰易者乾德也簡者坤德也敬以直內簡以臨人故堯舜脩已以敬而臨下以簡子桑伯子其處已亦若待人一之於簡而

已居敬而行簡堯舜之道也故曰雍之言然

呂曰此兩章相發明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不見可使之迹故以後章對子桑伯子之言爲證

謝曰此仲弓聞夫子可使南面之語因以問子桑伯子可不可也與夫子與曾點因問三子之言如之何之意同也子曰可也簡其所以可以其簡故也居敬而行簡以

臨其民舉其大而略其細者也居簡而行
簡不事事者也仲弓所知如此其不可以
南面乎
游曰子桑伯子之可也以其簡若主之以
敬而行之則簡爲善
楊曰子桑伯子爲聖人之所可者以其簡
也夫主一之謂敬居敬則其行自簡矣故
簡而廉居簡而行簡則大簡矣非臨下之
道也

尹曰以其居簡故曰可也中主於敬而行簡不亦可乎若居簡而行簡則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伊川解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又顏子所好何學論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

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
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
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
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
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
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
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
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
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

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
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
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
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
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
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
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
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

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

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輝光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

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
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
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
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巳
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
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
所好異矣　又語錄曰喜怒在事則理之
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又曰動

乎血氣者其怒不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又曰小人之怒在巳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或問不遷怒何也語錄中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是則甚易何須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

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
舜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人有
可怒之事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猶
之鏡焉好物來便見是好物惡物來便見
是惡物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
於室而色於市者此遷怒者也當其怒能
自反於義理之所歸則雖或遷焉蓋寡矣
顏子之好學孔子所稱乃先乎此學者可
不勉乎且怒一人對那一人說話能無怒

邑乎有人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則因物而未嘗有怒豈不是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人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橫渠曰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遷乎其身愧於已者不輒貳於後也　又曰怒於人者不使遷於已慊於已者不使萌於再

范曰不遷怒者性不移於怒也發而中節謂之和故雖怒而不離於道未嘗遷也不貳過者知幾也學者所以學爲聖人非治心養性不能至也夫子獨稱顏淵他門弟子皆不與焉然則知好學者鮮矣

呂曰爲己之至則好學不厭人之有惡己必怒之不使可怒之惡反遷諸己而爲人之所怒是謂不遷怒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謂不貳過皆爲己之至者

也

謝曰移此而之彼謂之遷繼而副之謂之貳古之人不貴不怒蓋怒未必不中節至於遷怒則必不中矣不患有過蓋過不害其爲改至於貳過則必不改矣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好乃克己之學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以其得天理而忘人欲衆人之所以爲衆人以其滅天理而窮人欲顏子之克己其於聖人孰禦焉是以謂之好

學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豈其所學止於見聞而已乎

游曰不遷怒者怒適其可而止無溢怒之氣也傳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者遷其怒之甚者也不遷怒則發而中節矣喜怒哀樂不可無也每思要發皆中節之爲難耳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何惡於怒哉記曰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今至於不遷怒則於正心之學可謂自强矣不貳過

者一念少差而覺之早不復見之行事也蓋惟聖人能寂然不動故無過顏子能非禮勿動而已故或有不善始萌於中而不及復行是其過在心而行不貳焉則於脩身之學可謂自強矣正心以脩身彊而不息此孔子所謂好學而顏子所以三月不違仁也若夫絕學者則心無所於正身無所於脩曖然似春淒然似秋天德而已矣此聖賢之辨也

楊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遷怒貳過者皆放而不知求者也顏淵克己復禮則進斯道矣茲其所以爲好學也歟如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彊識爲務則其去聖學也遠矣

尹曰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不貳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

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伊川解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欲資之而爲之請夫子與之釜者所以示不當與也求不達而請益則與之庾求猶未達夫子之意故自與之粟五秉故夫子非其繼富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周之矣原思爲之宰則與之粟

九百辭其多故謂之曰苟有餘則分諸鄰里鄉黨蓋思之爲宰有常祿也　又語錄曰冉有爲子華請粟則與之少原思爲之宰則與之多者原思爲宰宰必受祿自有常數故不得辭子華出使於齊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冉子請之自不是故聖人與之少他理會不得又請益再與之亦少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他然冉子終不喻也

范曰夫子之道循理而已故周急不繼富

以為天下之通義使人可繼也　又曰取予者義之端也君子無所苟焉可以與則與可以無與則無與也在子華則不與非為吝也在原思則當與非妄施也故雖多不得辭義可以取則鄰里鄉黨所當及也推此以及天下無不均之患矣

呂曰富而與人分之則廉者無辭於富

謝曰此聖人示人以辭受取舍之道也君子之於辭受取舍之際豈欲悅人之耳目

哉文稱其情而已故富有所不繼豈以一
已之私分害天下之公義哉故祿有所不
辭與之釜與之庾意其祿秩所當得者如
此至於與之粟五秉則繼富矣繼富於肥
馬輕裘之家則其於所識窮乏者得我當
如何也此可以爲侈觀而不可以爲惠也
宰而受粟義也辭粟於爲宰則舜禹之於
天下何敢受也此可以爲自潔而不可以
爲義要之二者皆未免乎有意至於無意

者則非所當與而不與非當非所當辭而
不辭非貪
游曰餼廩稱事所以食功也今原思爲之
宰而辭祿不受則食功之義廢矣蓋義所
當得則雖萬鍾不害其爲廉借使有餘猶
可以及鄰里鄉黨蓋鄰里鄉黨有相賙之
義
楊曰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
一介不以與諸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

下不以爲泰而士或以嗇與爲吝寡取爲
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冉求原思之賢猶不
免是況世之紛紛者乎
尹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而冉求
乃資之與之釜者所以示不當與也求不
達其意而請益與之五秉故夫子非之
又曰原思之辭常祿使其苟有餘則分諸
鄰里鄉黨者凡取予一適於義而已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

詩詩精義

川其舍諸

伊川解曰疑多曰字角始角也可用時也

横渠曰犂牛之子雖無全純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范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呂曰祭祀之牛角繭栗角握則用牛之子

可知牛色雖不純但騂且角猶可以用山
川蓋大者立小者未純猶未害也
謝曰此言人不繫其類也牛色繫於氣稟
如何幾有不可變者然犂牛之子有　且
角雖欲勿用不可得者可以人而不如乎
蓋人性異於是聖與愚無定也在念與不
念耳
楊曰苟騂且角雖犂牛之子不廢也人之
有子猶是焉故堯不以瞽瞍而廢舜舜不

以鯀而廢禹聖人立賢無方如此
尹曰臣聞張載曰犂牛之子雖非純全然
使其騂色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
祀亦必取之謂仲弓苟立其大者人所不
棄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
焉而已矣

伊川解曰回三月不違仁得一善則服膺
弗失其餘則日月至焉至謂心存於仁非

能至仁也　又語錄曰三月言其久過此則聖人也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一本注云此段周恭先所錄乞改先生曰如此是顚著書也恭先固請先生遂親爲改定此說　又曰日月至焉而已矣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然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　又曰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爲仁如此其終久於仁也　又曰三月不違仁言其

久也然成德事一本然下有非字

橫渠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范曰回之於仁一時而不變則其久可知其餘則有時而至焉不若回愈久而弗失也夫子之於仁愼其所以取與人者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猶不得見焉唯獨稱顏子三月不違其可謂仁也已

呂曰仁之爲德兼容遍體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唯聖人性之然後能不息賢者身之可久而已其下隨其力爲至之久近也三月不違可久也以身之而未能性之故久則不能不懈　又曰君子之學必致養其氣養之功有緩有速則氣之守有遠近及其成性則不繫所稟之盛衰如顏子之所養苟未成性其於仁也至於三月久之猶不能無違非欲違之氣有不能守也

則日月至焉者從何如矣若夫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其義將與天始終無有歲月之限故可久則賢人之德如聖人則不可以久言　又曰大而化之則氣與天地一故其爲德自彊不息至於悠久博厚高明莫之能已也其次則未至於化必繫所稟所養之盛衰故其爲德或久或不久勢使之然非致養之功不能移也如顏子所稟之厚所養之勤苟未至於化雖與日月至焉

者有間然至於三月之久其氣亦不能無衰雖欲勉而不違仁不可得也非仁之有所不足守蓋氣有不能任也猶有力者其力足以負百鈞而日行百里力既竭矣雖欲加以一鈞之重一里之遠而力不勝矣故君子之學必致養其氣而成性則不繫所稟之盛衰所謂縱心所欲不踰矩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安得違仁者哉可久賢人之德顏子其幾矣

謝曰回之爲人語其所知雖出於學然鄰於生知矣語其成功雖未至於從容亦不可爲勉强矣三月不違仁仁熟矣特未足以語聖也亦未達一閒之稱爾三月特以其久故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

游曰仁人心也不可須臾離也猶飢之於食渴之於飲一日闕之則必顛仆餓踣而

隕命矣人心一日不依於仁則不足以爲
人焉仲尼嘗歎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
矣乎當時之人不能一日用其力於行仁
又安得以仁存心三月之久如顏子哉違
者對依而言之不違則心常依於仁矣
楊曰三月不違未能無違也然而其復不
遠則與日月至焉者異矣記曰中心安仁
者天下一人而已蓋非聖人不足以與此
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則其不違可知矣

侯曰顏子三月不違仁便是不遠而復也過此則通天通地無有間斷便是聖人孔子許顏子者常在欲化未化之間顏子所以自處亦如是　又曰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纖毫間息斯可謂之仁矣

尹曰三月言其久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日月至焉心存於仁而不久故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伊川解曰季康子問仲由子貢冉有其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者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范曰季康子問弟子可用之才夫子各以其才而告之子謂仲由可使治千乘之國

賦冉求可使爲百乘之宰而由也自謂爲千乘之國可使有勇求也自謂可使足民蓋二子之志止於如此故曰果曰藝及其相季氏也爲具臣而已矣子貢之達可以使四方而貨殖爲之病三子者及聖人之門猶如此臣是以知天下之才難也

呂曰果則有斷達則不滯藝則善裁皆可使從政也

謝曰夫子嘗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雖多亦奚以爲學者豈徒誦說云乎故將
事事而見於民物之閒也此豈優游不斷
無智不才者能之乎果達藝有一於此然
後足以從政也三子聖門學者其性行或
侃侃或行行於克巳獨善雖季氏猶知其
有餘也而特以從政問於夫子蓋陋儒之
所短正在乎此
楊曰片言可以折獄以其果也質直而好
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然後謂之達知

禮樂射御書數然後謂之藝三者有一焉
則於從政乎何有
尹曰人各有所長能取其所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
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伊川解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
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范曰閔子顏淵之倫也不仕於大夫亦不
仕於諸侯以仲弓之賢猶爲季氏宰若顏

閔者夫子之得邦家斯仕矣

謝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騫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如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有不然者公山弗擾佛肸亂人也名夫子夫子欲應之季氏雖不臣夫豈不知我而欲以爲宰也閔子辭之何也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所謂磨而不磷涅而

不緇蓋其變化莫測人雖欲殺之亦不可得也況得而汚之乎自聖人而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於衞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二子本心哉蓋旣無先見之智又無克亂之才故也則閔子其賢矣乎楊曰孔子之門惟顏淵閔子未嘗仕蓋隱而未見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於二子見之矣

尹曰仲尼之門不仕于大夫之家者閔子
曾子數人而已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范曰夫子於顏淵之死冉伯牛之死皆曰命也言天之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能盡人之道則能窮理窮理則能盡性盡性則至於命故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

者天之所爲非人之所取也立巖牆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非天之所爲也顏淵冉伯牛皆盡其道而死者故曰命

謝曰疾者臥於牖下屬纊以候氣絕之時故趙簡子誓其衆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蓋夫子與之未訣之意說者以爲惡疾不欲人見恐不然善人之死不必夭折然後謂之不幸故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楊曰不知愼疾則其疾有以致之而至者

伯牛無是也故曰命矣夫

侯曰夫子嘗以德行稱伯牛矣於其將亡

也宜其重惜之故再歎曰亡之命矣夫斯

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言

非可愈之疾亦不幸短命之意也

尹曰牖牖下也包氏謂有惡疾不欲人見

恐其不然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

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明道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

有一作樂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又曰樂莫

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

何事

伊川解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

以貧寠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

其賢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

貧賤在陋巷何以異先生曰貧賤而在陋

巷者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顏子在陋巷猶
是處富貴猶是　又曰仁者在巳何憂之
有凡不在巳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
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
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巳　鮮于侁問顏
子何以不改其樂曰知其所樂則知其不
改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巳曰使
顏子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侁
以語毘陵鄒公浩公曰吾今始識伊川面

又曰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者不與存焉　又曰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先生在講筵嘗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及當講此章門人皆疑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

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范曰顏淵之樂一簞瓢不損雖得天下亦不加焉其所學者道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顏子豈樂夫陋巷哉處貧賤而不變則富貴亦不能移矣夫處貧賤而能樂則處富貴而能憂博施濟衆脩已以安百姓堯舜猶以爲病此富貴之憂也
呂曰禮義悅心之至不知貧賤富貴何以

吾之憂樂　疑

謝曰有所欲不得所欲則不樂回也心不與物交故無所欲無不得其所欲此所謂天下之至樂於此將以求顏子之用心果何所在且不可得而況改其樂歟

游曰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動其心改其樂也知其所樂則知其不改

楊曰居天下之廣居其樂孰加焉豈陋巷簞瓢之貧能改之哉故夫子賢之學者知

顏淵之所以樂則可與入德矣

尹曰簞瓢陋巷非有可樂能不以衆人之所憂改其樂故曰賢哉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伊川解曰冉有言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爲學爲己未有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所謂力不足者今汝自止非力不足也

范曰冉求學於夫子不能有終而患力之不足此丘陵學山不至於山者也堯舜之道行之則是豈曰不可爲哉

呂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如不幸足廢決不能行冉有不行非力不足也自畫而已

謝曰欲爲而不能爲是之謂力不足能爲而不欲爲是之謂畫以畫爲力不足其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以用力豈有不足者其亦未知夫子之道與使其知說夫子

之道豈肯畫也
楊曰今女畫謂其非力不足也蓋求也退
故孔子每進之如此
尹曰力不足者必中道而廢今求也非力
不足也自止之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伊川解曰君子儒爲已小人儒爲人
范曰君子儒學其內小人儒徇其外君子
所治者本小人所務者末子夏聞夫子之

道而樂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夫子以其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故以此戒之

謝曰志於義則大是以謂之君子志於利則小是以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也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而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是以夫子語之以此

楊曰君子小人之分善利之間而已

尹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伊川解曰行不由徑動必從正道　又語錄或問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一人因送葬回被僕者引自一小路歸已行數里方覺不是卻須要回就大路若此非中理若

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范曰武城之爲邑小而未嘗無賢人焉子游爲武城得其人則治道斯已矣故夫子先以得人爲問夫以武城猶不可以無人也而况天下豈無其人哉其可以無人而治乎故舉武城則天下可知矣澹臺滅明以不至偃室爲賢天下之大必有不名之臣則君尊而國重矣

謝曰觀善人者於小事猶足以知之如觀

水之瀾可以知其有源也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亦可以知滅明之賢矣行不由徑蓋其意無欲速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蓋其意不爲喣濡以媚悅人觀此則澹臺滅明簡易正大之情可見矣楊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澹臺滅明者非直道而行正已而不求於人不能若是也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

之徒其孰能知之以爲得人乎

尹曰行不由徑動必從正道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范曰有功而不伐唯禹能之戰勝者以先爲功不勝者以後爲功凡衆必有爭故以讓爲美功必有矜故以謙爲美夫子之於人苟有善必稱焉取其合於理者以教人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呂曰人之不伐能不自言而已孟之反不
伐則以言以事自掩其功加於人一等矣
謝曰人能操無欲上人心人欲自滅天理
自明大道其必得之矣然不知學者欲上
人之心無時而忘葢亦未知所以擇術也
擇術之要莫大於不伐久之則凡可以矜
巳誇人者皆爲餘事矣奔而殿將入門策
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則其於不伐
亦誠矣後之學者無志於學則巳有志於

學師孟之反可也

楊曰殿而後而自謂馬不進故夫子稱其不伐則其功著矣

侯曰孟之反殿魯之師有功而曰非敢後馬不進也可謂不伐矣

尹曰師奔而殿是難能也而又不有其功故稱其不伐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伊川解曰無祝鮀之巧言與宋朝之令色
難乎免今之世必見憎疾也　又語錄曰
佞才辯也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難
免今世之害矣　又曰祝鮀佞所謂巧言
宋朝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難免
范曰祝鮀口柔宋朝面柔有朝之令色而
無鮀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此疾時之好
佞也人君豈可不以佞爲戒而遠之哉
呂曰惟巧言令色可以免今世之患

謝曰蓋惡直醜正衰世之風善觀世之治
亂者如此
楊曰世衰道微遊談之世方以辯給相傾
非巧言令色以取容說難乎其免矣言此
蓋傷之也
侯曰而字疑爲不字
尹曰無鮀之巧言與朝之令色難免乎今
之世必見憎疾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伊川解曰道不可須臾離也事必由其道猶出入之必由戸也

范曰行必由道如出入必由戸人皆知出必由戸而不知行必由道蓋由之而不知者凡民也知而由之者賢人也知出必由戸則無穿窬由徑之行矣知行必由道則無非僻不正之心矣

呂曰出而不能不由戸則可行而非達道也哉

謝曰道之得名以其人由之而不可離也近在父子夫婦之閒視聽食息之際果可以離人乎哉自異端起或趨提仁義或絕滅倫類然後人始疑道爲虛無寂寞矣

楊曰道無適而非也孰不由斯乎猶之出必由戶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

尹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猶出入必由戶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

後君子

伊川解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　又語錄曰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管文籍之官也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范曰凡史之事皆文勝質者也失其義陳其數者史也國有史記亦主於文而已無取於質也野人則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故野拚疑史文質之反也庶人之在官者

亦曰史則與野人異矣不野不史然後謂之君子

呂曰史者治書之稱治官府之文書曰史卽府史之史善爲辭說亦曰史卽國史之史

謝曰禮不下庶人故其容多僬僬君子攝以威儀故其容多濟濟如曰質猶文也則其容僬僬可以爲君子矣如曰文猶質也則其容濟濟可以爲君子矣然而皆不君子者蓋德不足必無文質相稱之理欲直

情則不免於野欲脩容則不免於史其惟
君子然後能文質彬彬乎此發於自然見
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者也此觀人之大
要
楊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二者不可以相
勝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然質之勝文則
有其質矣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
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
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尹曰史文勝而理不足也唯君子文質得其宜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明道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

伊川解曰人類之生以直道也欺罔而免者幸耳

橫渠曰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范曰人之性善故其生直直誠也罔無知也生於鄙詐之心非人道也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愚之至也此豈其性哉不能明於善也直則生明罔則生暗故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結繩以佃以漁亦曰罔以禽魚無知而罔之也罔則爲惡將無不至其能免者幸

呂曰凡人之生直道而行足以免於世無常之人其免也幸而已罔如綱無常者也

謝曰順理爲直天地神人之所共好也人無一不慊於理義則仰不愧俯不作不見非於明不見責於幽其血氣亦將安佚恬愉此其所以能生於罔則不直不直者不惟內焦勞於血氣亦天地神人之所共惡也此其不死亦幸矣

游曰直者循理之謂也惟其循理故能盡生之經與直養之直同至於姦罔則去直也遠矣

楊曰人者盡人道者也不益生不助長故其生也直不誠無物則罔有死之道焉其生也幸免而巳　又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以乞醯證父爲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人於幼子嘗示無誑所以養其直也有素矣
尹曰直性也罔失性者也幸而免謂得免者幸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

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造道者也好之者如遊他人之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然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伊川解曰非有所得安能樂之　又語錄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底事果能造次顛沛必於是豈有不得之理　又曰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

至於樂之則爲已之所有

范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不如好之篤也好之者不如樂之深也學至於樂之而後可以語成矣

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者天下之至和也

呂曰知之則不惑好之則不可已也

謝曰知有是理未必爲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未必無所厭故不如樂之者至於樂

則無欣厭取捨於是矣

楊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則知之非難矣知之而不能期月守者好之不至也好之矣必心有得焉而後樂此知好樂之辨也

尹曰知之者知有是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安之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明道曰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
告蓋踰涯分也
伊川解曰才卑而語之高安能入也　又
語錄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此謂才也然
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
進之道也
范曰中人以上可入於上智故可以語上
中人以下可入於下愚故不可以語上人
之性善有可以語上有不可以語上由學

與不學故也

謝曰此論上下之分非不移之品特語其操術淺深葢未足以及之者語之無益

楊曰有中人上下者氣禀異也不失人言唯知者能之

尹曰才卑而語之高未有能喻者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明道曰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之

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其鬼而祭之淫祀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　又曰先難克巳也

又曰務民之義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瀆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

伊川解曰能從百姓之所義者知也鬼神當敬也親而求之則非知也以所難爲先

而不計所獲仁也　又語錄曰民亦人也務人之義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爲知　又曰只此二句說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曰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又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惑不敬佛者只是孟浪不信然則佛當敬乎

曰佛是胡人之賢知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行忌大白之類如大白在西方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向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大白也如使大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者耳　又曰有爲而作者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

人皆先獲也

范曰君子之所有事惟振民育德而已務民之義所以振民也鬼神幽而難明敬而遠之所以明民也仁者先難而後獲者所以育德也

呂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此樊遲可進於知與仁之實

謝曰務民之義知以義爲利者也敬鬼神而遠之知鬼神之情狀也兩者皆非淺近

者所可窺是以謂之知難如射之有志若跣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其心不易其必有獲矣於此時可以見仁焉

楊曰知者知仁義而不去是也樊遲學稼圃民務之事而已非義也記曰之死而致死之知者不爲也又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蓋惡其褻也幽明異域而致親焉知者不爲也故問知以是告之仁者其言也

訒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則不可易爲也
在熟之而已故問仁以先難後獲告之
尹曰能從百姓之所義者知也鬼神當欽
者親而求之則非知也以所難爲先而不
計其所獲仁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
者樂仁者壽

伊川解曰樂喜好也知者樂於運動若水
之流通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

得其樂仁者安其常也　又語錄曰樂水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也知者樂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肢　又曰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又曰樂山樂水氣類相合

范曰知者運而不息故樂水仁者安於所

止故樂山動則能和故樂靜則能久故壽
非深於仁知者不能形容其德也
呂曰山水言其體動靜言其用樂壽言其
效精義入神庸非樂乎澤及萬世庸非壽
乎
謝曰仁知合謂之聖自非聖人仁知必有
所偏故其趨向各異則其成功亦不同也
內有所感斯外有所樂此樂山樂水所以
不同也以其動是以周行而不殆以其靜

是以獨立而不改以其成物是以動以其成已是以靜以得其用故樂以盡其性故壽若夫無樂也無所不樂也動亦靜靜亦動仁知不足以名之蓋其所樂有不存焉者矣况壽乎

游曰仁者安仁得於所性之妙不逐末不忘本不逐僞以喪眞不殘生以傷性可以保身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享年享國皆可長久若堯舜文王皆度越百歲是也

楊曰利之故樂水安之故樂山利故動安故靜批大卻導大窾物莫得而攖焉故樂靜則復則與天爲一故壽

尹曰知動也猶水之通流仁靜也猶山之安靜得其樂者知也得其常者仁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伊川解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

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廢舉墜
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　又語錄
曰齊經管仲霸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
食魯之風俗不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風
俗亦甚美至漢尚言魯之學天性此只說
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不之魯太公亦
未嘗之齊又謂齊經田常弒君無君臣上
下之分也不然　又曰言魯國雖衰而君
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愈於齊國故可一變

而至於道

橫渠曰魯政之弊御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并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范曰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故其變也易齊一變可使如魯魯之治時也魯一變可使如周公之有道也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魯有周公之典法存焉可舉而措之一變而至道非聖人之所難也孟

子以齊王猶反手也況夫子之於魯乎

呂曰齊政雖脩未能用禮魯秉周禮故幾於道

謝曰齊魯之異非周公太公遺化不同齊自管仲之後與晉楚爭霸而不法先王隆禮義者多矣至於魯獨以弱守國故其氣骨有近於王道而況周公之典籍猶在人存而政舉一變可以至於道矣

游曰齊雖彊大經威公一變而爲霸則王

道不復存焉魯雖削弱而周公之法則猶在有王者作取法於魯則文武之道翕然丕變矣

楊曰魯雖失道而周公之法猶存焉齊更管仲則其法併亡矣故齊一變至於魯而已魯一變則至道

尹曰齊自管仲用霸道變亂太公之法盡矣魯雖曰廢墜周公之法而尚有存者未嘗變亂故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伊川解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君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　又語錄曰觚之爲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

范曰觚之爲器必有法焉不合於法則不觚不觚則不足以爲器矣故曰觚哉舉一

器而天下莫不皆然人而不德則不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呂曰名失其實非特在觚

謝曰觚之所以爲觚者以其合度也器不合度尚何觚之可名哉猶學者一不中節雖賢者猶爲過之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雖禮非禮也雖義非義也

楊曰名者人治之大故孔子爲衞以正名爲先觚而不觚則何爲哉

尹曰觚之不觚不得爲觚矣猶爲君必盡
君道爲臣必盡臣道推之事物亦如是而
已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
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可欺也不可罔也
明道曰宰我言如井有仁者當下而從之
否子曰君子可使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
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又曰言

可使之往不可陷以罔

伊川解曰宰我問仁者好仁不避難雖告之以赴井爲仁亦從之乎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陷之於不知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

范曰宰我以爲仁者唯善之從或告之以井有仁焉其將入井而從之與夫子以爲不然君子可見不善則去可逝而去也而不可使爲不義入井則陷於非義也可欺

以其方不可陷以非其道如校人之欺子產是也豈以井有仁而遂從之乎宰我信道不篤憂爲仁陷害而不知孝子仁人之於不義雖君父之命亦不從也豈得而罔之乎

呂曰井有仁焉猶言自投陷穽以施仁術也巳巳自陷仁將何施當是時也君子可往以思救不能自陷以行救可欺之以可救不可罔之使必救

謝曰不可逝不可欺則是逆詐億不信也
可陷可罔則是不知也仁者之所爲正不
如是宰我親炙於聖人尚疑仁者之用心
則信乎仁者之難知也
楊曰君子之於人不逆詐不億不信則疑
若可陷也故宰我以是問之
尹曰宰我問仁者不避患難雖告之以赴
井爲仁亦從之乎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
有往不可陷以不知可欺以其方不可罔

以非其道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明道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道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

伊川解曰博學而守禮雖未知道亦可以
弗違畔於道矣　或問曰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
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
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
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
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是使之知要也又
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此同否曰
這箇則是淺近說言多見聞而能約束以

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學於夫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如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見者也　又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橫渠曰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畔而去

范曰揚雄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寡聞則無約也學文者莫不欲博能約之以禮則不至於流矣夫如是僅可以不畔於道而已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猶農夫之無疆埸也其不入於異端邪說者鮮矣

呂曰學貴造約愈約愈深博文約禮非其

至者然在人事莫非當務故於道也雖未深造亦可以弗畔於道

謝曰知博而不知約則失於無統知約而不知博則失於無徵由博而知約猶知四旁而識中央也故可以弗畔蓋此道舉而措之天下則有不可窮之事業反而求之一身則有不可二之理義由事業故有文由理義故有禮其禮雖一然不由博而徑欲取約者恐不免於邪遁也

楊曰博學於文不知所以裁之則或畔矣約之以禮所以裁之趨於中而不出於大防則弗畔矣

尹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違畔於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伊川解曰南子非正衞君以爲夫人使見夫子夫子雖不願見安能拒之乎子路以

夫子之被强也故不說夫子爲陳不得已之故而謂之曰吾道之否塞如是蓋天厭之猶天喪予也　又語錄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以孔子本以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歎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否音乃泰否之否　又曰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說故夫子矢之曰予所以否塞者天厭之天厭之言使我

至此者天命也矣陳也　又曰經是邦必見其寡小君則孔子之見南子禮也然子路不說孔子何以不告之曰是禮也而必曰天厭之乎曰道之將興也與使孔子而得志則斯人者何所容也否則安得不歸之天厭之哉　又曰見所不見古者大饗夫人有見賓之禮靈公以妾爲夫人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橫渠曰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

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范曰古者仕於其國必見小君禮也南子

以不正聞於諸侯夫子以事衞君則禮當

見之旣以爲君豈以畧其禮哉子路未達

故不說夫子以子路之野不可以禮告也

直誓之而已所以責之使深思也予所否

者有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天厭之者棄

絕之也

呂曰道之不行天實厭之此聖人所以不

遇小君禮所當見南子無德子路所以不說孔子以爲使我不得賢小君而見之天厭乎吾道也矢陳也

謝曰見南子在當時君臣宣淫豈以爲非禮在子路之意獨不然直以爲浼夫子是以不說孟子嘗謂夫子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至於此則行道之意其亦已矣故於子路不說也直其理而語之曰我之所否者非人也天之所厭者胡爲不說哉樂天

而已矣

楊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衛人以爲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不見則亂羣矣使孔子而得位則以妾爲妻者固將正之也否而無可爲之時則天實厭之人如之何哉子路不說包羞者也蓋過乎中則失所謂包承者矣　又曰南子衛靈公之妾以妾爲妻五霸之所不容況孔子而可以見

之乎子路所以不說也然當是之時窮爲旅人不得而正之者天實厭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正之也然衞之人皆以爲小君而謂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之否之之時包承小人吉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也

尹曰臣聞師程頤曰南子非正而衞君以爲夫人使見夫子夫子雖不願見安能拒之乎子路以夫子爲被强也故不說夫子

爲陳不得已之故而謂之曰吾道之否塞如是蓋天厭之猶天喪予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伊川解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　又語錄曰中庸之爲德民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

范曰中庸者無過與不及而可常也君子之行不爲過則爲不及夫惟過與不及是

以不可常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中
庸爲難民言鮮能者人皆有是德而鮮能
也明乎中庸之道則人皆可以爲堯舜矣
呂曰中庸者經德達道人所共有人所常
行不能至者不能久而已
謝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過可爲也
中不可爲是以民鮮能久矣
楊曰夫道止於中而已矣過乎中則爲過
未至乎中則爲不及也故以中庸爲至人

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鮮久矣或問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也極有屋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爲不及上焉則爲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巳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則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耳高明亦猶所謂至也　又曰道止於

中而以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唯中爲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以其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賢智之過也道中庸而不及乎高明則愚不肖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爲二致非知中庸者也以爲聖人以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失之過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也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爲孝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能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爲聖賢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侯曰民不能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故能久矣易之恒曰君子立不易方恒久也聖人得中故能常久而不易

尹曰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乎中庸可謂

至矣人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故曰民鮮能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明道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不與

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

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

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

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

以得仁之體　又曰博施濟衆云必也聖

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博施濟衆乃功

用也　又曰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　又

曰博施濟衆非聖人不能何干仁事故特

曰夫仁者立人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

方也己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豈不盡仁然敎人不得如此指殺　又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以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伊川解曰博施厚施也博而及衆堯舜猶病其難也聖人濟物之心無窮已也惟患力不能及耳聖人者人倫之至惟聖人能盡人道然仁可通上下而言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又曰恕者爲仁之方也

又語錄曰論語有二處說堯舜其猶病諸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而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者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然所養有所不贍此病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而治不過九州者聖人之心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然所治有所不及此病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已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

又曰博施濟衆仁者無窮意　又曰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修巳以安百姓亦猶是也　或問博施濟衆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衆則無盡也堯舜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

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也以此觀之能博施濟衆則是聖矣　或問堯舜其猶病諸曰聖人之心何時而已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也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至極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有加若今人

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曰仁而已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卻是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仁道　又曰孔子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何也蓋若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言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又曰方術也　又曰方道也　又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而能濟衆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必也聖乎　又曰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彊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或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別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

在事不可以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爲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又曰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爲聖譬由雕木爲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爲龍可乎故博施濟衆乃聖之事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

又曰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

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之至仁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爲仁之方也醫書爲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橫渠曰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范曰博施者德無所不施也濟衆者人無所不濟也普天之下無幽遠不及乃可爲博施億兆之衆無一夫不獲乃可爲濟衆此雖堯舜亦病未能也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孟子以爲聖之任言能以天下之民爲已任而思濟之也夫自以爲不足

則將有餘伊尹任之故以爲辜堯舜性之故以爲病此所以參於天地也子貢疑此未盡於仁而不知乃聖之事夫學者以大爲小以小爲大皆未識夫仁者也

呂曰博施於民仁之事能濟衆聖之事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博施濟衆乃聖人之事堯舜猶病非子貢所及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巳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

亦由此進

謝曰博施濟衆亦仁之功用然仁之名不於此得也子貢直以聖爲仁則非特不識仁并於聖而不識也故夫子語之曰必也聖乎又舉仁之方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亦非仁也仁之方所而已知方所斯可以知仁猶觀天地變化草木蕃鮮可以知天地之心矣

楊曰堯舜之仁不徧愛急親賢而已以天

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欲博施而濟之雖堯舜不能不以爲病也君子之仁豈謂是哉觀孔子所以告其門人其義可知矣故顏淵問仁則曰克己復禮爲仁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所謂仁者何事於博施濟衆乎我欲仁斯仁至矣故又告之以爲仁之方使知所趨也由是而求之斯得仁矣

尹曰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聖人非不

欲少者衣帛食肉也然於養有所不贍若此之類病其施之不能博也聖人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然其治不過九州若此之類病於濟之不能衆也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其難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非仁小而聖大也蓋仁可以通上下而言聖則其極也今有一事之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之道亦不過曰仁而已盡仁之道非聖不能故曰必也聖乎推己之恕

以及人乃爲仁之方也